

平凡的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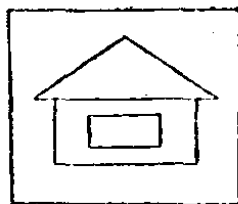
滕固著



上海金屋書店

平凡的死

滕固著



中	國	泰
書	局	發
民國卅一年七月二日		
80元2角0分		

上海
金屋書店



自記

在這狹隘的生的旅途上彷徨的我，對面有無數的人頭鬼頭，在譏笑我，怒罵我：醜，惡，頹廢，肉慾，不道德，沒人格等，凡字典上所有一切不祥的字眼，幾乎都要堆在我一個人的頭上，教我一個人替人類出醜，做一個最醜陋的榜樣；我無可無不可的接受了。但是生的旅途上有我這一類的穢物，也是你們人鬼先生之恥。你們一旦自己意識一翻，怕也要把自己靠不住的清白丟掉罷！

這些話，和此集本沒有關係的；不過我別的話說不出來，隨便寫上一點。這集的命名，雖則其中有一篇叫做「平凡的死」，全集的習作，沒一篇不是已死的東西，而且是平凡的死。

一九二七，除夕，在上海旅店。

目 錄

-
- (一) 舊筆尖與新筆尖
 - (二) 平凡的死
 - (三) 眼淚
 - (四) 下層工作
 - (五) 離家
 - (六) 爲小小者

舊筆尖與新筆尖

二月四日

自從與M通信的資格取銷了後，我這醺過紫色的筆尖，久經倒裝在筆管裏。行篋中沒有帶筆墨，無意之間，翻出了這一枝憂患的不幸的筆。要記錄些糊塗的生活賬，不得不忍心地拔了出來；可是這筆尖，已成了一片鏽壞的像從古墓裏發掘出的青銅。當時染了不少心坎裏的鮮血，竟霉爛得這樣地了！

寫罷，枯殘不像文字，零落不成章句！我那下筆千言的熟練的能手，也



會有技窮之日！橫豎再沒有人把我寫的東西來一唱三嘆了，只消自己識得，隨便寫下來。

今天浮在東海之上，怎麼又要向島國去呢？我會慣做起碼貨的亡命客，人家對我瞟着眼兒，戴了嫌疑的銀鏡來輕視我，那是很平常的事，愛護我的同行者，可毋須替我耽心事，要曉得我，還是沒有改變過的我。在船上對不相知的婦人女兒們發呆，是我的自由。

這一位鬚頭髮大眼兒西方式的；那一位瘦括括眉清目秀中國式的；還有一位鵝蛋臉靜端端的京阪的真貨。……呀，爲了甚麼？我近來學問上的判斷，毫不長進；而判斷女姓的美惡，依然保持着舊有的機敏。其實那些女性，于我甚麼？徒然費一番心情上的亂暴，似乎有點不值得罷！

海風大了，坐在Saloon的一隅；陰沈沈地逼着我疲憊起來。昨夜一夜沒有睡覺，半夜裏我坐在狹小的房間裏寫信，同行的一位朋友家裏的僕人，敲

門進來，把我兩件簡單的行李拿了去。那時我的Y，睡在房間裏，沒有驚醒；後房的婢女，和隔壁的一位朋友，都在酣夢之中，他們全不會覺察我的行李，在這時做我的先鋒去了。我看了這番情形，心裏一陣酸溜溜的，忍不住吊下幾行眼淚，時候不早了，我把信件趕快收束了後，推醒了Y；她撐起腰來，擦了擦眼兒，懶洋洋地問我：

「要去了嗎？」

「快要動身了。」

她便離了床，把一隻小烘爐，搬到房角裏，燃上了炭火，煮雞汁麵。我們對坐在爐旁，找不出談話的資料，各自低了頭，靜默地不敢對看。直等煮熟了麵，她才說一聲：

「你吃了些點心走罷。」

我吃了點心，整了衣冠動身；她尾隨着我下樓，她爲我開了後門，剗骨

的北風闖進來，我緊握住她的手，連一聲再會都說不出來。勉強提高了聲浪，說了告別辭，忙的跨出門去。走了幾步，回頭一望，她還站在門口望我；我裹足不前，冥冥中立刻把我拖了回去，她問我說：

「什麼你又回來了！」

「不，你關了門，我才動身。」

睡的一聲，她真的把門關住了：咫尺天涯，要回回不得。於是我和我的半生不熟的家室離別了。

向來沒有家室的我，這半生不熟的家室，開辦了還不過兩個月，糊裏糊塗過去，也不覺得甚麼異樣。到這時，才算嘗到家室的滋味呢。然而自從別了家室，我單身到同行的一位朋友裏，他們在等候我去吃半夜飯；圓桌上圍殺着家人和送行的親友，酒肴雜陳，笑談百出。直到黎明，送我們上船，在船上又笑談了一陣，我這見易思遷的丈夫子，早把我的Y丟在腦後了！什麼

叫做家室，一起忘記得精光了。

我摯愛的Y，你要原諒我呢。當我和某某女王的事情失敗了後，我要炫奇，我要立異，任憑朋友們的譏刺，鼓勵了我的勇氣，爲你解除了棚欄。來做我的夫人。這是久饗珍饈，反思園蔬的一個好例。什麼呢？女性的慾望，和食慾是同一個通則的。當戀慕女性而尙沒得到的時候，活像聞到庖人治膳時的香氣，生起急欲飽嘗的一種傖態；及至過屠門而大嚼，又覺乏味了。厭棄園蔬，想起珍饈，大約是人類的循環慾的必有的進程罷！摯愛的Y，你平昔以帝王事我，神聖事我，你的犧牲，似乎太不值得了。

二月七日

晚上八時，在神戶車站上，搭了火車，往東京去。

上了車，不等坐定，車便出發了。寬了外衣，舒暢了一回坐下。狹長的車廂裏，燈火朦朧，旅客們疲乏的吸息，滿布在車中，大家有心無心地面面

相對；像悶在墳墓裏受地氣的侵蝕，把人們活潑潑地精神僵化去了。

車子到了橫濱停下，開了窗，探出頭來一望，在人衆雜踏的一羣中，夾着五六個穿着西裝的女學生，年紀都不過十四五歲，像結了隊伍似的迎上來。燈光耀在她們的面頰上，映出異樣的柔嫩；目不他瞬地上了別一廂車室去。她們大約是從夜間學校裏散學出來的。車子出發，我還復到原位上，神經微覺昏亂；似乎眼前幻出了五六個橢圓形的照相，參參差差把她們的影兒，平貼在這裡；並且明暗分得很精巧：一個是銀絲的髮髮，一個的水汪汪的眼兒，一個是兩頰凍得紅赤赤的，一個是——呀，闊別了一年的異國姑娘們，這一年來我幽憂多病，面龐瘦削得多麼利害；你們長得豐麗端好，多麼活潑生趣。這一個新陳代謝的對照，教人如何忍受呢。

车子在黑夜中橫行，原是天地間大惡魔的行爲。我們旅客，任牠驅馳，供牠的愚弄，真是可笑。喘了一口氣，隨便吃了些果物，似乎清醒了一點。

心裏一轉機，覺得剛纔對於異國姑娘們的廣漠之思，未免有些內疚了。但是我要申說的，不要說你們看我是——連我自己也討厭——早已腐朽的了，我不配來景仰你們的了。中學校的運動場上，不少活潑有爲的二十歲以內的少年，教室裏不少未來的學者藝術家。你們第二個運命，就在這兒。我……我現在謹致三跪九叩首，爲你們前途禱祝十二分之幸福。可是一面，我又很爲你們耽憂；因爲世界上的男子，沒有一個靠得住的。小時候總是珠圓玉潤的，長大了沒一個不轉變成獸性的暴漢。於是你們當中，意志堅強的，就要自殺；意志薄弱的，禁在暴漢的粗陋的臂灣中，終身不見天日。那末我現在要預備一副涕淚，爲憑弔你們之用，

隱約聽得小販的聲音；又停到什麼一個車站了。打了一個欠伸一看，對面有幾個客人在張望我，除非他們覺察了我的初期神經病，要想活擒我嗎？這是警察們受了皇家的俸祿，不得不想出花頭來獻媚去；在你們似可不必辛

苦了，

二月九日

在旅途上匍匐了幾天，精神怠倦，有氣無力，好比半殭的虫豸。昨天早上到東京，適適意意的休養了一天，今天還有些小部分的不舒暢，不知何時才得回復。

到駒込去訪問朋友，不知不覺地到了白山中途下車。溜到南天堂書店，翻了一陣新出版書籍，便直跨到樓上的咖啡店，喝了一杯紅茶；幾個侍女對我很平淡的應接着，我才覺得二年不到這裏了。往日天天見面的幾個侍女，大約都被停歇了，或和她們的愛人實行同居了。粉壁上掛着的一幅彭瓊絲（Sir E. Burn-Jones）所作「金級」（Golden stairs）的複印品，還保有二年前的位置。這畫中十八位妙齡女郎，總還記得我從前在這兒的一種熱狂的流連。從咖啡店下樓，走到對面的一家文具店；主人女兒，微笑接得我說：

「久違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買了一個鋼筆尖，一束信封，一束信箋。她在對我上下相視，她又歪了頭兒，現出驚奇的笑臉。除非爲了「昔日之我破制服赤脚穿皮鞋今日之我新洋服衣冠楚楚」嗎？我想假使五六年後，我們再相見時，她或已背了生的小孩子，在管家務事了。那時我看她，怕也要驚奇了。

回到寓中，拔出了久經患難的破筆尖，想要投到痰盂裏，又覺棄之可惜。還是藏在篋袋裏，留個紀念。裝上的新筆尖，牠的命運如何，且看以後。

晚間八時的光景，把新買來的書籍，堆在枕子的兩端；我一個人背靠着床架，盤坐在床簾上，翻了一本又翻別一本；像鑑賞家得到一批新的古董，摩挲欣賞，連吃飯大便都要忘記的樣子。侍役推進門來，報道：

「先生，有客來了。」我因爲硬領領帶都解了，皮鞋也脫掉了，有點不耐

煩。心想來了東京二天，決沒有客氣的人，無勞到應接室裏去。便回答他說：「請他進這兒坐。」

侍役走出，隨即引進一位女客，我有點驚慌；呀，是五年不見的S女士。我放掉了書本，想下床，太匆忙了，右傍的一堆書籍，忽地顛到地板上去，她說：

「T君，你不必起身，橫豎是不客氣的。」

「對不住。對不住。我身體有點不舒服，你請坐罷。」我說了，彎下身子，把書籍拾起；她也迎上來幫忙。我心裏暗笑，這應變的機智，不知道從那兒學來的；這一來，我床上見客，面子上便可告無罪了。

她坐下，我們談了些無關緊要的酬應話後，她提起我們從前的朋友中某女士，某君，某君，某女士的近狀來問我；我一一回答。她低倒了頭，弄着手提的銀絲囊，沈吟地像在找些甚麼談話的資料。燈光搖在她的頭頸裏，她

敷的細膩的白粉像有種反光發出來；我從這一點，才注意她的全身，衣裝，飾物，都比前講究了。從前一片素朴而單純的草草天真，像已失掉了去——她抬起頭來，深秀而略帶愁悶的容顏上，躍出一種將做人賢婦的癡候。恐怕她近來傳染到日本交際界上少年賢婦的流行病嗎？還是別有複雜的素因，造成這種氣度的嗎？我這樣想。

隨後，她問我關於我自身的某件事情；我覺這件事情，以女子為中心的事情，講給女子聽，很難措辭；默默掙扎了一歇，恰巧同寓的幾位回來，到我房間裏來望我；給我一個不必講出的機會。我給他們互相介紹了一下，她又談了些近來在東京的生活的話，便告別出去。

當夜睡下，心神不定，轉輾反側，默頌一二三四，到一百一千五千……總不能睡覺。忽爾從天外飛來一種空想，適纔看S女士的面色，預知她的前途有點不祥。什麼呢？她像不久就要嫁一個軍閥，或是一個大官僚。那時她

的原來的意志，被環境轉變到沒出息一條路上走了。現今她的胸中虛榮與志節，正在劇烈交戰，一時不能看出勝負來；照她的才具而論，似乎不會墮入魔道；從她的周圍排算起來，她難以避免這個易召的危機。

這是一種空想，但我近一二年來，自己無異發明了一種相人術；朋友之間，有多人經我察言觀色，推測將來的際遇；有幾位的確應驗了。啊，S女士，我爲你又未免要擔幾分虛驚的了。

二月十六日

近幾天來，常到某町蒂蒂咖啡店去，這咖啡店雖是簡陋，但二個侍女不壞，一個瘦長的叫做一條君子，一個嬌子叫做千葉菊子。有了她們倆，這店可不因簡陋而減色了。

據我這幾天來的經驗，和我所得的一切印象；我喜歡一條君東的那日靈活而輕柔的風度。我每次到來，總要捉了她和她打趣。因爲我不很歡喜千葉

菊子，所以我也就不很去和她殷勤。但是一條君子總要把她推薦上來，我勉強的和她應酬，她也勉強的和我說笑。在一條君子，或以爲一個人占住風光，有點不好意思，要推薦同伴一同尋些快樂，使她不覺得客人對於她們倆有時輕畸重的地方。這種用意，就在別的地方，一條君子也很照顧她，可以看出她們倆的情誼，怕比姊妹還來得濃蜜。

今晚我拉了兩三位朋友，照例又到這咖啡店去，我們進去，圍據了桌子。一條君子略略彎曲身子，靠在內室的門柱上，對我們照呼了一聲；動也不動的像在傾聽什麼似的。我們喊了四杯咖啡，四盤點心；她照樣傳話了，仍是動也不動的，我有點詫異起來，用心聽了一下；約略辨出內室裏，千葉菊子和女主人口角的聲音；可是爲什麼事口角，也聽不出來。過了一歇，一條君子端了咖啡送上來，我低聲問她什麼事，他附着我的耳朵說：「千葉娘不高興再在這兒做侍女了，那個老婆子太苛刻，因爲她中途告辭，這半個月的

工銀，硬要扣去，……」

她說到這兒，千葉菊子從內室跨出來，嘴裏嚙咕着說：「不窮這半個月的工錢，任憑你那……」她一霎眼，瞧見我們了，忙的不說下去；改怒爲喜的，對我們點了點頭，於是一條君子拉了她的肩袖，到壁角裏附耳說了幾句話；她便向我們告別出去。一條君子跟着她跨出門去，頂起了足趾望她；回進來，背着我們掩面而泣。我略略去安慰她幾聲，她才揩了眼淚，把我們的杯盤收拾起來。我覺得不好意思久坐，便付去了賬，快快的走出來。

一路走到寓所，路燈點綴在黝黑的街道上，這慘苦的景象裏，還像印有一幕活的悲劇。可憐的一條君子，你難保不步千葉菊子的後塵！

二月二十日

今日預定搭九時夜車到京都，晚間六時，在大雅樓吃了晚飯後，不知不覺地直向車站走去。到了待合室忽然碰到一位老同學宵島俊吉，和一位舊友

井上康文，他們倆是日本的新進詩人，往時常紮在一塊兒，同到繁華的所在或偏僻的地方，找些奇異的娛樂；計數起來，闊別二年了。宵島握着我的手說：

「T君，什麼你又到東京來了，你還幹這勾當嗎？」

「不，我到京都去。」

「你忙些甚麼？今夜天氣這麼冷，明天早晨去罷，我們送你上車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T君，你已忘記那年在這兒醉吐的事嗎？」井上插嘴對我說，我簡直找不出回話來。大約在三年前那個隆冬的一夜，他們倆，還有二三位和我到一家酒家，我是不會喝酒的。他們硬要我喝，我不好推却，應酬了二杯正宗，當夜公議到車站去待旦；因為待合室有火爐，有熱水汀，又有待車的女兒們。我們占坐了一隻沙發，說些下流的謎話來笑；我笑得太起勁了，酒氣衝到

喉嚨，吃的菜飯，一齊嘔了出來；橫在沙發上睡到天明。這件事虧他們還記得。但是我再沒有這種幸福，來嘗這個魔鬼式的生涯了。

我和他們倆，胡亂的談了一陣，覺得他們倆那種魔鬼式的根性，和以前沒有變換。一面很羨慕他們，一面悟到自己自從混在假正經的籠子裏，這夙根也隨之而喪失的了。九時上車，和他們倆作別，在車中，悶悶地還苦念他們。

二月二十三日

近乎二年闊別的京都，我所最賞識的鐘聲，谿聲，這二三天又來接觸，真是清福。還有我最賞識的美人，京都有這一種尤物，不愧爲音樂之都，繪畫之都的了。

遠山朦朧，像橫在大地上的半醒的美人；她含有無限的引誘力，使世界上的癡人，對着她作空漠的戀慕。我坐在鴨川的淺灘上，賞識急喘的音響時

，側面的遠山，靜悄悄地在偷看我；我恨不得拉長我的肢體，和牠同睡在大地上，吸風飲露，同爲千古。

晚風刺刺地迫我回到旅店了，侍女來替我燃上火鉢；她是個青年婦人，那種秀麗輕柔的體態，恰配京都的地方色彩。這旅店靠在吉田山傍，毫無車馬的喧擾；四面都是頃刻萬變筆山嶽；靜聽都是谿谷的細流聲。在這地方，又有這種侍女來舒舒齊齊的趨奉，……我想，我若是有了這一的錢，定要終老在這裏，那種職工式的苦教授，可以告退了，可以少受廠主們的白眼了。雖然沒有錢住在這兒，少不得也要被漂亮的侍女白眼。其實與其受廠主們的白眼。毋寧受漂亮侍女的白眼，一樣受白眼，比較的來得值得些。

六時到了，橋本畫師約我到酒家去，橫豎住在旅店裏也無聊，去走一躺罷。

不近人情的日本菜，在我的下賤的口腹裏，又像慣的了，嘗了三四盤，

肚子裏飽滿起來；抽出紙烟來亂吸，這烟霧燈光的室中，圍了一羣勸酒的雛妓。生來沒有喝酒天才的我，少不得要應酬一下了。來了一個又一個，她們擎出雪嫩的手迎上來，我那敢不受；受了，我又怕喝，只好假作癡聾，歪了頭，看對面豆次姑娘的牡丹舞。我不懂這舞曲的內容，只看見她一雙晶亮的眸子，隨她的動作而轉移上下，左右，偏側，斜欹，正反，俯仰；各自成一彫刻的世界。隨後，有一枝桃的獅子舞。又有她們的合舞，加上急促的三弦聲；好像有一把鈍了的刀，括在我的頑石一般的心兒上，發出這種淒苦的聲調來。我真醉了，因為女人的香氣逼上來，比醇酒的香氣更濃烈；四肢無力，幾乎要倒在席子上了。

從酒家出來，被他們硬裝在車子上，到一家妓院裏；那種感覺，比酒家更緊張了。我力不能支，頹臥在席子上。兩耳的近旁，充滿着像大海裏湧上湧下的驚濤駭浪之聲。我雖然閉攏眼兒，但那赤條條的女兒們，醉漢們，醺

在海水裏前呼後擁，橫眠豎倒的神情，活呈在我的眼前。酒未央，夜未央，樂未央，……我神志昏亂，如醒不醒；本來銳利的感覺，都麻木了去。過了好幾辰光才醒過來；我覺察和主人，同來的客人，同睡在錦被中。窗上的太陽光，直刺到我的眼兒裏；眼兒睜不起來，用力把四肢伸張了一回，這如同隔世的迷夢，立刻消失於無形了。

二月二十六日

風平浪靜的歸舟，下午四時，送我回到上海了。喪失了的記憶，不必追究。將近一個月的流浪生涯，像是昨天一天的事。上岸了後，急急要回到家裏；從楊樹浦到西門的路途，像比東京到上海的路程更遙遠。

天光漸近薄暮，人烟稠密的都市上，一種沈悶的色調，越發使人怠倦。我手裏提了皮篋，走到我家的門前；敲了銅環，沒有應聲；又連敲了數聲，約略有婢女的聲音問道：

「誰？……是誰？」

「我！」我回答，開出門來，小婢驚退了幾步說：

「少爺來了，Zee有病呢……」我不等她說完，直衝到樓上；那時我的Y聽得皮鞋聲音，也問道：

「誰？……誰？」

我推進房門？他斜靠在高枕上，頭髮蓬亂，面容蒼白，眼淚一行行地吊下來。我向牀沿坐下，撫慰她一陣，她垂側了頸兒，似睡非睡的沈默着。室中暗淡無光，從窗隙裏吹進的風兒，把窗幃微微的搖顫起來；真像有冤鬼作祟。我開了電燈一看，室中器物散亂，桌子上的筆硯書籍，橫七倒八地殭臥着，而且覆上了一層灰塵，現出一種屍骸暴露沒人收拾般的悲涼之狀。我也忍不住滴出沒中用的眼淚來了。——假如我死了，我的一批辛苦搜集的書籍，將怎樣結局？朋友來收拾去嗎？圖書館來購買去嗎？拍賣店家來經理嗎？

收舊貨販，計斤計兩的換去嗎？小販來拿去拆下來，襯油豆腐，薰肚臙，醬雞……嗎？工廠裏來收去爛化嗎？身後的事，何忍想下去呢。

我的Y，咳了一聲酸楚的聲音；橫過頭來，用力睜出一線的眼縫，和了病人低抑的聲調，對我說：

「某日向張先生借了十塊銀；某日向吳先生借了二十塊錢；某日把衣服當了十塊錢；某日把飾物當了二十塊錢；……你在日記簿上記一記罷。」

「房金，報紙費，付去了。」

「米店裏的錢，還沒有來收……」

我坐到桌子前，伸出一張白紙；因為筆硯滿堆了灰塵，便翻開手提包，摸出東京帶回的一管鋼筆。我對筆尖一看，心裏溜出一陣辛酸；禁不住要苦叫起來。——這新筆尖寫了不多時日，以後的運命，就消磨在記欠人債務的生涯嗎？太可憐了。

十五年，三月末抄存。

平凡的死

暮春，楊花浮在空中，時時蕩出音樂的波紋來，引誘人們怠倦地嬾化在浩蕩的陽光裏，沿路希少的行客，都像浮腫了身子似的蹣跚彳亍，喪失了勇往直前的氣力。我也行客中的一人，祇有汽車馬車，從身旁突飛過去，還得暫時把我的心臟震蕩一回。前面就是半淞園；那是多年闊別的舊遊地呀！袋裏摸索了一下，還剩着幾毛錢夠賞賜我再去走一躺的機會。

走進園門，灣灣曲曲兜過去；約略認了路由，周轉環行一回；覺得風景和設備，沒有怎樣大的變化。就停在一片草地上，喊了茶佔據一個桌子。這

桌子的地位，正常來往的要衝，坐在這兒，真像一架活的鏡框；來來去去的紅男綠女們，少不得要送到我的眼裏來反映一回。但是我的神經不很敏活，兩臂閤在桌子上，使全身的重心毫不偏倚；一雙眼隨着有規則的呼吸，而注視到人物以外的空無所有了。

對面迎上來一位少年，戴着緞製的西瓜帽，穿着深藍色的緞子夾袍；右手裏撐着一莖司帝克。他優雅地把身體略微俯仰一下。將司帝克換到左手裏；對我伸出右手來說：

「你是密司脫T嗎？許久不見了！」這人我一時記不起來，只是臨時像有鬼怪來驅使我，我也握上他的手回說：

「許久不見了！……」我便請他坐下，斟了一杯茶敬他，他也不十分客氣的應接了。他站起來，把椅子向後移動了一些，交膝地坐下。雙手捧住司帝克，他的臉兒送上來對正着我，撇頭對我說：

「你還記得那位江北學究嗎？」他說了，臉上現出一種希罕的微笑。這種微笑的容態，婦人在受領情人的賄贈時才得發現一回，不料他也有這一來；便立刻把我靈府開發了，把我的精神提高了；於是我緊接回答他說；

「記得，記得！」的確我一齊記起了，江北學究，是我中學裏同班的同學。這位少年，是在我下一班的同學D君。我們在當時都很親密的朋友；尤其江北學究，是我們朋友中唯一的趣人；我們在中學時代扮演的喜劇，無他不成事的；我便問D君說：

「他現在怎樣了？」

「他死了四個多月了！」

「真的嗎，……他怎麼會死的。」

「去年年底，他喝醉了凍死的。」

「你怎會知道呢？」

「我在去年，介紹他到一家報館裏當校對員；他向來愛喝酒，你是知道的！當這小小的校對員，一個月七八元的進款，那能滿足他的牛飲。於是把綿衣，皮衣，質典盡了在隆冬的天氣，還是穿着單衣……這校對的工作，總是延到深夜裏的。聽說那天，他老先生喝醉了酒，坐在校對室裏；冷酷的北風從窗隙鑽進來，他抵禦不住，就此僵死了去的」

「呀，死得可憐！他天生就的一副短小精幹的皮骨，誰料他有這們天折的結果呢？」我聽了D君的一番說述，忍不住在恆常懷舊的哀感裏，撥起一種贊揚他的浪漫的死法；我於是轉悲爲笑的，對D君說：

「江北學究畢竟是怪漢！他這一死，也值得我們驚異的。」

「最可紀念的，他在生理學大會裏的那種勾當；你還記得嗎？」D君說了，仰天大笑了一陣；我想起這生理學大會，是我們結合朋友的起點，更笑個不住，連涕泗都直噴出來。過了一歇，D君自己斟了一杯茶喝了，他摸出

一方手帕，揩了眼睛，再把面上的脂肪質拭去，又整了眼鏡；站起來雙手提了一莖司帝克，做出十分之三的拱手式，連說一聲：「再會，再會，」的辭別去了。D君這一副光潔而帶有女性的舉動，使我更想起當時的盛況。因為我們在同學的時候，我們曾爲D君取了一個綽號，叫做蘇州阿姐。他是蘇州人，說話非凡的柔嫩，他的舉動羞澀地一點沒有丈夫氣的，他的臉兒光滑圓潤，自有人工所不能及的紅白相映的色調；尤其叨人歡喜。現在他也長到成人了，面上雖是略帶黝黑的人間世的苦味；那種伶俐的風度中，可還存有一點當年的秀美哩！

說到D君，聯想到江北學究，是個很適當的機會。他們倆是仇敵，又是一個很好的對照。因為江北學究，在那時我們朋友中算他年紀最大；臉兒茶褐色的，嵌進一雙赤紅而烏黑的眸子，活像一個城隍廟裏的火神像，他的頭髮過了三四個月還不想剪去，是一個最不潔淨最奇醜的人。他的手裏，一天

到晚拿着一卷油光紙石印的小字的書。無論到課室裏，到運動場上，只管看這們的小字書。於是把他的江北口音，和學究行爲合攏來，便替他加上了這個頭銜。

我的宿舍裏有四張床鋪，我占在靠窗的一個位置。對面是T君的位置，但T君的家離學校不遠，時時回到家裏，這床鋪等於虛設的。其他二張：就是D君和江北學究二人面對面的床鋪了。我和江北學究，雖是同班的，但先前是不相來往的，從第二年同一間宿舍了後，才結成特殊的情誼。那時D君是新入學生，一切事情，都聽從我的指揮；這間宿舍裏，我的勢力比較最大的了。

有一天，江北學究偶然住在校外去了。我和D君在江北學究的床底下，發見一堆亂書，大約就是他平常手不忍釋的東西。什麼「七俠五義」呀，「今古奇觀」呀，「珍珠塔」呀，「野叟曝言」呀，「玉蜻蜓」呀，「紅樓夢」呀，「再生

緣「呀；這些大小不一的石印小字書，總共有一百多本。我又把他的床帳掛起來，他的被褥大約有幾個月不洗了，一陣汗腥的臭氣，直衝出來；接觸到D君的纖弱的神經，D君禁不住驚退數步。我細細的翻起綿被來一看，床角裏塞滿了污衣和破襪一類骯髒的東西。在枕子的底下，又發見一本像經多人或屢次翻閱爛熟的石印小字書；這本書叫做「男女衛生必讀」。這時才始驚異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。

後來我們的脾氣，大家一天熟悉了一天了。我們糾集了鄰近房間裏的同學，組織了一個生理學大會；推江北學究做主席，每星期六晚間，大家約了開一次會議。開會的時候，江北學究一個人盤坐在自己的床上；我們七八個人大家一齊蜷縮在他對面的D君的床上，靜肅地聽他說法。他說話之先，舉起兩手來，把他鬚髭拈一拈，臉兒仰向在帳頂上，作思索的神氣。D君每逢他做出這們形狀，總是笑個不止，而他神色從容，靜待D君笑畢然後提出男

子生殖器的什麼，女子生殖器的什麼，男女……時的什麼，女子乳房的什麼，男子女子……什麼等問題。不但有詳細的說明，而且做出手勢來證實。他講畢了，就請我們發問。我們中間偶然有質問他的，他也不憚煩瑣，引了許多證例來說明。散席的時候，他下床來？正正經經的向我們拱了手說，「亂道，亂道！」像他這種工夫？至少曾在國會裏當過幾屆議員，或是在大學裏當過多年教授；我們沒一個不佩服他的。到了鄰室的參加的同學們，回了自己的房間；D君在把自己床上的被褥細心整理，這時候江北學究就放出強暴的手段來，抱了D君倒在床上，吐出強調的溫言說：「吻香？吻香，」那D君被壓在他的身下，在咕嚕地吐出蘇州特有的怨言說：「討厭，」「鬍子加長」「勿要操惶，」……他這痛快的一來，等到D君哭出眼淚來，或是經我調解了，才始休止。

江北學究他雖然有這種伎倆，可是在平常，——除了會議與脅迫D君以

外——他深藏若虛。毫不露過些微奇異的動作。在課室裏，總是用功聽講。在自修室裏，也是埋頭看書。在走廊裏，握了一卷小字書，踱來踱去，像在深思遠慮以應變大事的一般。在運動場上，他伏在牆角裏，有時呆望足球戰爭的劇烈緊張；有時默認隨手所帶的小字書。他的學生資格的破產，就在這一年將近暑假的時候。那天上數學課，他伏在課桌上打瞌睡；睡得大滾了，不知不覺地離了座位，顛仆到地上了，於是閩堂大笑起來，功課無形停頓。那位數學教員是有名的利害傢伙，綽號叫做活剝皮。看了這番情形，就跳下講台，一手把江北學究拉了起來；這江北學究經他用力一拉，胸懷裏藏着零星的東西，一齊掉下來。內中有乾牛肉，花生米，香蕉糖，咬過的麵餅，和一本石印小字的「男女衛生必讀。」那位活剝皮先生，檢舉了一下，怒不可忍，把這些東西沒收了起來；把江北學究推在課室的門外。退課了後，我代江北學究收拾數學練習簿和石版等類送到他的自修室裏。我偶然把他的數學

練習簿翻出一看：除了前面二三頁，夾雜地塗了些阿拉伯字，和排比了些未完成的算式外；後面幾頁，盡是他在生理學大會裏所講演的節目。他的研究的工夫比較當時我們中學校的教員怕有過無不及，可惜在這一年的暑假時，被校長借了「品行不端成績落第」的罪狀，把彼除名了。

秋天開學，江北學究照例帶了鋪蓋箱籠來校，不料被舍監先生覺察了，請他出校。他第一次自己去央求校長，收回成命，校長不答應。第二次他聯結了幾位同鄉，請他們到校長前說情，懇求；校長仍舊不答應。他這老練而胸有城府的少年，終於涕泣出校。一輛黃包車把他的鋪蓋和箱籠拖出校門，他尾隨着車子漫步前行。我和D君及其他二三位同學，因為和他有特殊的情誼，便送他出校門。大家都懷着稀薄的哀情，似乎失去了這位喜劇的主角，間接就是我們的不幸。

離這件事約有二個月的光景，我恍惚聽人家說，江北學究在學校的鄰近

租了一間房子住着。我就打聽得他的地址，那天星期日，我和D君去訪問他；果然他住在狹小的胡同裏，一家某某藥廠的樓上，他住的一間亭子間，滿裝着許多藥料，和化學實驗的儀器一類東西。我問他幹甚麼？他說，和這藥廠合股製藥。這事的來歷也很有味，他說，自從出了學校後，寄住在小旅館裏足足有半個月；在報紙上看見這藥廠招請合股製藥的告白，便投到這兒來的。我們訪問他的時候，他忙於弄化學實驗勾當，我們就此匆匆辭別。又過了二個多月，我和D君去訪問他，他住的房間裏照舊布置，只是藥料更備得豐富了。他逢到我們，有種特殊的欣喜，立刻教佣人到菜館裏喊菜來，留我們午飯。他說，新近在那本「祕術成功訣」裏，照做了一種補藥，銷數大增，因此賺了一筆錢。……酒菜端來了，我們伴他喝酒，他喝了一杯又喝一杯，這樣的連連不絕。口裏一面嚼菜，一面講些天南地北的話。我們不好意思孤負他的盛意，便在這兒一同吃了飯，那時他略帶幾分醉意了！硬要D君同他

去攝影；D君含糊地並不答應，也不拒絕，而他恣意的和D君糾纏。我們見勢不好，就此辭別出來；他睜出猶惡的兩眼來，對D君點了點頭；活躍出一種失望後的神情。

隔了半個月，我和D君在他住的那條胡同裏穿過；他跨出門來招呼我們，我們便站在藥廠的門口，交談了幾句話。左面鄰家，走出一個年輕的半女學生氣味的女子；她背着我們走去了。江北學究指着她，拍拍胸襟說：她和我很有意思，你們看，不久就要做我的……說話時，滿貯着一腔欣歡的氣態。其時將近寒假了，我們考試了便回家去，沒有去看他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我和D君到龍華去看桃花；在一處芬芳的曠野裏，忽感到徒步的疲憊；就向附近的一所古寺走去，想進去歇息一下。走進寺門，從甬道上躡進去，直到大殿上。我在仰首觀望殿上的匾額和聯對，D君把我的衣角扯了一下；我回轉頭來一望，有個和尚在側廂裏走出來，認真一看，是

江北學究披着僧衣了。他招呼我們到那間側廂裏坐，一間小小的僧房，佈置還算素雅；壁上掛了幾幅古書畫，正中供着一尊銅塑的佛像。室中靜寂，只盤繞着一縷幽香。我和D君坐在炕床上；他斟了二杯茶給我們，自己端了一張破舊的椅子，坐在D君的前面，和我斜對着；我便問他，

「你怎會到這兒來的？」

「事情很複雜，……」他低頭思索了一回接下：「去年我在那個藥廠賺了幾百塊錢，這筆錢都化在我左方鄰女的身上了。她原說要嫁給我的，等到年底，她聽說我虧本，沒有錢償去欠賬；她便斷絕我，不來理我了……你想，虧本欠債還是小事，她這一來，真是氣死我呢？」

「那麼誰介紹你到這兒的呢？」

「那是我自己投來的，這裏有個老和尚，非凡的和善。我進來的時候，向他說明了這個緣由，他也詳細盤問我一番。他聽得我會做文章，會做

詩，很優待我；不當我小和尚看待，當我客師看待的。……這裏有四個小和尚，我每天抽出半天來，教給他們念『大學』『中庸』『論語』『孟子』，還要教給他們念『梁王寶懺』『大悲咒』『目蓮救母經』『血盆經』一類東西哩。」他說話時，似乎又起勁了。

「這些經懺你怎會懂得？」

「裏邊的字都還識得，不識有字典呢！」

「那末你家裏知道你幹這回事嗎？」

「不，我的父親還以為我在學校裏念書。……不過，回報紙上有我父親找尋我的廣告，我不去理他。你看見我的同鄉，也不要說起，這是你千萬不要失信呢！」

「那末你還想回到家鄉去嗎？」

「現在我不想回去，待有得意的一天，回去咄咄一下，……你知道嗎？」

像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，金錢也化盡，女人也拿不到手了；要是回去，少不得又要被我的父親痛罵一場。我輩負有才器的人，怎能受辱！萬一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，這條路是唯一的道路了。……」他的講話裏，雖然保持着舊有的從容，但略微帶些老成壯烈的氣味了。他講話時，D君默不發聲的注視他；他也有時流睥到D君的面上；D君未免有些瑟縮恐懼之情，在他簡單的心情裏，被江北學究的這重不可思議的怪異占據住了。就是我在那時，對於江北學究，也懷着一種說不出的狐疑，竟辨不明白自己置身在鬼域人域的了。

從這次，他像在生理學大會散席時的，拱着手送我們出寺院道別，不久暑假到了，暑假後，我也休學，離開上海，和江北學究分別了足足有六年，和D分別也快六年了。

江北學究和我友誼的分量中，祇有遊戲的成分。原沒有深切掛記的必要

。但是這次我聽得他死了，不知不覺地把他的故事重溫了一遍，竟忘記自己坐在半淞園的茶桌之傍。陽光微弱地將近暮境了，我像從迷夢裏醒回來，覺得中學時代的一切事象，和中天的陽光一同喪失的了，越想去越發渺茫。我便付去了茶錢，動身回去，低倒頭走去；沿着曲折紆綯的道路，穿了半天；什麼草地，亭臺，池塘，仍沒有發見這園子的大門。又兜了一歇，走到江上草堂的廊下，才認識出路了。這時恰巧D君在江上草堂，又來招呼我去一同喝茶；我毫不遲疑的和他坐在坑床上。忽然想起江北學究在僧寺裏會談的情形，我的胸中被江北學究這人壓住了，我第一聲就問他：

「江北學究從前出家了，怎又返服了呢？」

「這人正奇怪！……我也不十分明白。我前年當新聞記者的時候，到龍華護軍使署裏去，訪問關於江浙戰爭的謠傳；無意之間，碰到江北學究，那時他在署裏當書記官的職務。他對我說，曾經上了一個條陳給當道，便錄用

他的，原來他要想做個參謀，可是得不到手，因此鬱鬱不樂，天天胡亂地喝酒。不久江浙戰爭真的發現了，護軍使署換了一個人來主持。他逃出來，沒有事做，便來找我，要我替他謀一件事情，那末我介紹他到報館裏當校對的。」

「不料他有這種神奇不測的智略！」

「你真不知道，他在戰爭的時候，曾經對我說了許多的方略，不是沒意思的呢！那次戰事的結果，他也預先對我說過，後來果然中他的話呢！……我想惟其這般膽大妄爲的人，才有督軍督辦的希望。」D君說了，斟了杯茶給我，我喝了茶，仰臥到高枕上，D君也照樣臥下。天光略帶昏黑的了，尤其室中滿布着慘淡的氣象。D君吸着捲煙，一聲不作的像在默想，我注視着D君噴出的煙霧。心中的思念，也隨了煙霞而彌漫；眼前甚麼也看不見了。

D君站起來，喊了茶房付賬，把我的空想打斷了：他像要走的樣子，我

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。認真向他的臉上釘視，他的額上劃着的幾絲皺紋，像在告訴我說：自從踏入了實生活的境界，美貌隨即離開了……

我和D君道別了後，一個人在歸途上這樣想：像D君那樣充滿卑怯的童真的人，美貌會離開他，那末像江北學究耽於空想不着邊際的人，當然會死的。他的死，值不得我們驚異，他只是平凡的死！

十五年六月二十日稿

眼淚

我和我的婦人隨着自然推移的運命，營那同居的似是而非的家庭生活；計數起來，將滿一年的時光了。我是否愛她？在這渾沌過去漠不關心的一年中，我不曾有過一次緊握着這個疑問來作真實的咀嚼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我還不曾自覺到我究竟愛她與否？生來缺乏打算心的我，平日生活於人世間，對於和我有關係的一切疑問，原也取決於猶豫不決。朋友們說我意志薄弱，說我少檢省的工夫，說我沒有判斷的能力；我覺得一點不差，並且再也確切不過的。

我對於女人，向來抱有一種非常的奢望；我的理想中或記憶中曾有一次捉住了一個女人的型；像這女人，我才願意愛她；可是我還沒有遇見她。有時我感到她已被人家愛去了；有時我感到她不久就會認識我了；有時我感到她還沒降生到地上。自從有了這種空洞的先入之見，我的孤冷的心坎中，雖沒有具體的焦灼和絕望；但已爲生鐵般的一塊遼闊悠久的期待物屏障住了。在未遇到這女人以前，我無論對誰，不願說愛。爲了這一點，往常我對於我的婦人，便不以目的物來看待，便不能確定愛她與否？

那末我不愛我的婦人嗎？然而也不能作這麼率直的斷論。事實上她是我的妻，她做我的妻我不是絕對不中愛的；而且她現在生產了，在有實中的事實上她是我的唯一有關係的人，追溯過去的日子中，我對她雖沒有正正經經的愛她，雖有時不滿意於他，憎厭她，咒咀她。但某一時機，我對她曾有不得不愛她的苦衷，曾使我由真實的中心裏吐出愛她的情致。我的心境的轉移

非常迅速，真所謂變幻莫測的。不消說在一日中會變出好幾回喜怒哀樂各色各樣的心境；就使在一時一刻中也會變出前後矛盾的心境來呢！我的婦人盤旋在我的周圍，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，映射於我的某一心境，我會愛她；又映射於我的某一心境，我或不愛她了。換句話說：我的愛她與否？全爲時間性所驅使；要我自主還談不到，若說要我自決更差得遠哩。

今天是我的婦人生產的日子，——活了二十五週歲的我，和但丁所謂「在我生有涯的半途」還差十年，從不會有過的大事，硬教我刺破經驗的皮肉把牠注射進去。

今天清早五點鐘光景，我正在夢的泥沼裏討生活；我的婦人睡在對面的一張床上，她拍響床沿喊醒我，告訴我在腹痛。我含糊地答應了一聲，重又躍入夢的泥沼裏游泳；她又喊醒我，告訴我說今天怕要生產了。我覺得不好

意思再睡覺，慌忙地披衣起身。她微微地嘆息了一聲，這嘆息似乎她聽得我自己，表出一種寥落中的慰藉。

「已涼天氣未寒時」的節候，從窗幔的隙縫裏望去，空中略微帶些陰沉的氣味，太陽被毛玻璃一般的雲翳掩覆住了，不能盡量伸展牠的光熱。天將降大任於我身，一種無名的氣分擊襲上來，使我神色陡變，冥合於天時同一程度的沈悶。把洗漱早餐的常事急速辦完，我才始坐到我的婦人的床沿上。

「怎麼樣？」我輕輕問她。

「痛得輕一點了。」她說了雙眼水汪汪的疑視我，似乎還有說不出的後話。我移動了眼鋒，轉向妝檯上的小時計一看，快要到七點鐘了，頓時我覺得還有正經事須去幹的，便回問她；

「今天不見得會生產罷？」

「那我並不是過來人，怎會知道！」

「那末我要到江灣去上課了。」

「你今天還要到江灣去嗎？……………」她說了頭部側向內面，似乎示出沒有了氣力或不來理我的樣子。我又看見了看時計，站起來，心想乘八點鐘火車應該預備動身了。便換上衣服穿好皮鞋，走到外房去想要理出授課時的參考書籍；被她聽得了皮鞋的聲音喊停我了。我回到她的床前，她伸長了頸兒望我，她的淚珠兒從眼眶裏湧出了。

「你真預備走嗎？萬一今天生產，那末教我怎樣？家裏祇有一個沈媽，她管不了多麼事；而且她也不認識醫生的地方。」她帶着異尖急的聲調對我說了，還直逼的凝視我。

「你莫要着急，那會有這樣湊巧，我出門了你就會生產呢！」

「哼！」她嘔出了這一聲，又把頭部側向內面，顯出生氣的樣子。一忽兒又回過頭來說：「今天肚子裏痛得很離奇，一陣一陣的酸痛，往時從沒有害

過這樣的病呢。」她端正了頭部，作疲憊的喘息，眼珠平向，又像不來理我了。這時我的心兒像被蛀蟲釘了一眼，異常的不舒服；一面又掛念着江灣的功課，因為我在江灣的某校裏教書，是盡義務的，每星期只有半天功課；惟其盡義務惟其時間少，我覺得不好意思無端缺席。正在躊躇的當兒，她又對我說：

「前次醫生不是說過的嗎？要是痛得健了，就要去請她。」她說了仍舊凝望着我，似乎等待我的下文的樣子。我心想休矣，江灣去不成了。我立刻轉了一念向她說：

「要不要就去請醫生？」

「那遲一歇也無妨！」她這麼一說，我隨手把眼鏡除下皮鞋脫掉，於是她也安心地端正了頭部，回復病人平靜的狀態。

乘火車到江灣去的時間已來不及了，我這樣一想，在房間踱了幾轉。我

的頭腦裏積聚着許多污濁的血，像一起放射在週身的血管裏濾清了。我輕輕的看我的婦人，像是睡覺了。便無意之間走到外房去，狠狠地不做些微聲息，從書架上揀了五六冊書籍。挾着回到房間裏，望那和我的婦人對面的一張床上放下。再把被兒枕头亂疊成一堆。我舒舒齊齊的斜靠下去，預備看書了。這種從鴉片烟窟裏學來的方便法門，差不多成了我休假在家的常例。

翻開一本英譯的“ANNE'S JOURNAL”，看了四五頁的光景，我的婦人喊我了；我故意裝做不聽得的樣子，照舊看下去；一忽兒她又喊我了。實在我聽得她第一聲時，便沒有心想看書；我希望她不再喊我，然而竟軼出我希望之外。我憤憤地把翻開了的書隨手反閤在床褥上。坐起身來；心裏想女人真不是東西，可惡！弄得人家東不能東西不能西，一刻沒有安定的，……還沒有想定，她又喊我了。

「喂，你在幹甚麼？在看書麼？……你不要看書了，我不是和你兒戲

呢！」

「你要甚麼？」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，縐上眉兒口裏這般問她，而我的心兒在私下祈禱回復看書的機會，鴉片剛上口兒誰願無條件的放下！說了便想退復原位。忽地發見她的額上滿凝着汗珠，似乎比先時更沒有氣力；無形中使我不能移動足步了。

「這種苦痛你是不知道的，……酸痛得利害了，一陣健旺一陣的，說不出的難受……」她斷續地說了，閉了眼兒搖了搖頭，我就感到這模樣不是好兆。

「那末我就去請醫生了。」我口裏雖是這樣說，但我的心裏還希望她的痛度降低，希望她的回話不要教我去請醫生。我呆呆地等待着；她沒有回話，她的眉眼鼻鑽聚在一起了，額上的汗珠滾滾而流的了；她的兩手藏匿在被窩裏在不自然的動着；她這副神情，無異把古來碑帖上的各色各樣的痛字給我

觀看。再不去請醫生怕自己也要不信任自己了！道義威迫着我，我急速換了皮鞋，戴了帽兒，不待她的許可，一直出門請醫生去。

我回到家裏不久，醫生梅女士也來了，梅女士的我的朋友夫人介紹，在一星期前她已來診察過的；那時她斷定至晚過一個星期便要生產了。她的本領如何，我毫不知道；假使今天是產期，那末已中她的預言了，她大約還是靠得住的。聽得我的朋友夫人說：她是一個三十有零的處女。她第一次來給我的印象，我就感到她像是教會創立的幼稚園中的導師；她的神態舉止可說是現代婦女的象徵；她的宗教味的和善中帶着一種時髦的醜態，夠令人接之生敬。她到了房間裏和我的婦人招呼了一聲，就把小皮箱打開，拿出零零星星的藥用品，安放在桌子上，把各式各樣藥用品排出了一個曖昧的次序。這時我們的女僕沈媽，也被她叫上樓了；她要用的熱水，冷水，鉛桶，

面盆，和其他的什器，沈媽奉命惟謹地一一搬了進來。她套上了一襲純白的醫生特有的制服，她洗好了手，配好了藥品，兩手又在腰裏，抬起頭來像要開始跳舞了，不，她仰望了一轉圍，把電燈拉上拉下的試了一試，她那弈弈的神采，熟鍊的動作裏，像昭示我們這是新式醫生的面目，這是今代科學方法的效能。

沈媽站在旁邊，相視梅女士的魔法式的動作，她呆了；我也覺得手足無所措，只好不自然的靜待着。梅女士走到我的婦人的床前，從頭至尾盤問了一番；隨即坐在床沿上，教我的婦人伸出手來，按了按脈。她站起來將藥用的紙類布類，把我的婦人的身體襯好，又摩挲了一翻。她同坐到床沿上，舉起右手看了她的手錶，又看了看粧檯上的小時計；她歪着頭兒對我說：

「大約到下午二句鐘光景，孩子要出世了，」

我走前去看我的婦人，她的精神像比先前輕鬆了些；她望着我，兩眼勉

強的睜大，像有說不出的隱痛，我安慰她說：

「密司梅在這兒，你安心好了。」

她換了視線望梅女士，梅女士也照樣對她說：

「D太太，真的，你要安心；做女人的沒一個不遭遇的！……好在我們新式的收生，不會有多大的痛苦。」

「謝你！」她低微的回答了一聲，她的眼淚又波湧出了。梅女士又續續撫慰她幾聲，我的念頭轉到了別地方，沒有聽清她們的話。我想梅女士三十多歲還是個密司，我的婦人她只有二十一歲已成太太的了。世事真微妙！……向來沒有懷疑癖的我，如今也要犯上了；我無意之間對梅女士相視了一下，心裏想她這樣豐於肉感的聰明練達的現代角色，難道還沒有找到一個丈夫嗎？她說做女人的沒一個不遭遇的，難道她會倖免的嗎？她是專門產科，難道爲君子而忘其所本嗎？我呆立不動，梅女士對我看了看，她像已覺察我所想

念的。目光異樣的逼我，我退坐到旁邊的椅子上，假裝從容不迫，仔細一看，她的目光不在我的身上，她在看護我的婦人。這時我又自怪這無聊的猜測，太沒出息了。

下午二時快到了，我的婦人走近難關了，她上氣不接下氣的等待死刑的執行。看她的神色，她的痛度似乎比前增高得利害了。梅女士吩咐沈媽蹲在床角裏，握住我的婦人的左手。教我站在床前，握住右手。她自己看管我的婦人的下身。大約孩子要出世了。我的婦人痛陣到時掌握非常有力的加緊，痛陣退時掌握略略放寬。時間的運行故意裝出可怖的遲慢，當我覺得我的婦人的掌握加緊時，這痛苦像不在她的身上，像從她的身上傳移到我的身上了。這才是夫婦的真味嗎？啊，太慘酷了！太不人道了！她這樣的痛苦，像被我們三頭野獸，分割她的肉。我何能忍心地坐視？我何能加入野獸之羣？她滿面流着熱汗，像被放在沸水裏浸過似的，我時時爲她拭去，但愈拭愈多，

她的全身體中所含的水分將一起從毛孔裏流盡了。我惘惘然抬起頭來一看，沈媽發出鼻管淤塞的聲音，並且在流淚。

「你們不要慌，頭生兒子總是這樣的！」梅女士說。

「是呀，我的女兒也是這樣的。……」沈媽揮去眼淚，湊上了一聲。我聽了呼出一口氣，覺得清醒一點了。

房間裏燈光晶亮如同白天一樣，什麼時候夜的？什麼時候亮的電燈？我都記不得了。時間將近七句鐘了。孩子還不出世。我的婦人老是這樣的苦難着。我自己幫忙看護，也覺得精疲力盡了。沈媽低聲對我說：

「大少爺，這樣子不大好，去買長錠冥洋化給催生的，（大約是鬼）就會好了。」

「這無須的！」我回答了，沈媽眼望梅女士，梅女士一聲不發。

「大少爺，你莫要過分不相信，我的女兒當初也是這樣，後來經我的女

增到竈君老爺那邊求了，然後快生快養的。」沈媽在說的時候，梅女士絢着眉兒望她，像在討厭她；我立刻止住她說：

「你不要多講了。這些事，上海地方都沒有的。」

她嘆了口氣，默不接下，她的神色之間，似乎主人不能用她的良策，有雖忠無益的慨嘆。

室中充滿了沈悶的空氣，使各人都不得自然的吸息。的確各人都滿懷着各各的心事，大家都難宣說。尤其我的婦人掌握的蠻力格外增高了，這種蠻力裏顯然有她從心底逃出的痛苦，她的手足像密密的被捆縛了；她雖然具有十分的蠻力，恐也無濟於事。若是再延長下去，無論她是 *Samson* 的化身，怕也支持不了的。沈媽又看不慣了，她對我說：

「少奶奶太苦了，……我活了四十五歲，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難產；……怕要見怪事了，……大少爺，還是去化些長錠冥洋來消解一下罷！」

在忙的當兒煩些甚麼？——我想這樣說，還沒吐露，她又對我說：

「我來的時候，太太千叮萬囑的教你們小心謹慎！……萬一失慎了，我回去怎樣見太太的面呢？」

「好的，你去買來就在下面化去算了。」我爲了省掉一翻麻煩，便率性教她去辦理。她離了床下樓，我又把我的婦人的左手握住。可笑！這時若有一個不知道我的婦人生產的人闖進來一看，誰都要疑我和梅女士在謀殺我的婦人。……梅女士問我：

「這個媽媽初從鄉下出來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她是我的老家裏的佣人；我的母親因爲我的婦人快要生產了，特地派她出來照管。」

「難怪她這們的熱心！」

「這真沒法可理喻的。」

「D太太年紀輕，骨格小，孩子又是足月，又是頭生；免不了這們情形的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沈媽上樓來，照舊蹲在牀角裏，我把我婦人的左手交代給她。我的婦人忽然氣喘地向梅女士說：

「密司梅，……我的命怕保不住了；這種苦痛誰還忍得住呢！……祇要保牢小孩子，我甚麼都可。……」

「D太太，你放心，你安靜好了，這還算不得兇險呢。」梅女士回答了，那個沈媽瞅她一眼，似乎瞧不起她嫌她本領不夠的樣子；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祖宗大人。保佑我們的少奶奶快生快養！」

這是什麼話呢，像我小時候在鄰近死人家聽得的咒語；我懷疑自己走進不可知的王國了。我的婦人的痛陣愈加利害了，她幾次眼望着我，像負傷

了的孩子望乳母一樣的淒愴；她帶着忍無可忍的神情，緊緊的拉住我的手說：

「怕就是長別的時候了，……這會的難關不能錯過了，……累你這樣的疲乏，我怎能對得住你呢？」

「不，……不，不要緊的，……你安心！」

「我死了，在我一點沒有悔恨，……小孩子能夠保全已是莫大的幸事！……只要你將來娶得一個比我百倍賢明的夫人。……」她說不下去了，痛陣到來，她的面上的熱汗和眼淚混在一起的了。

「不，……不，有梅女士……她會」她沒有氣力來聽我的話了，我的心裏急得無可再急，實在也沒有適當的話回答她，可以給她一個安慰的，

「催生的客人們，你不要作梗，銀子錫箔已送給你們了。」沈媽真見鬼了嗎？她爲甚麼說這可怕的話。

事情糟了，我的婦人總不免一死，還有甚麼方法呢？我心裏這樣想。我氣悶到極點了，不由得也流下了幾行眼淚，但我的心地上霎時又換上別的花樣——死了要弄一筆錢來料理身後，……去進行合我胃口的女人，……從此沒有家室的拘束了，……去做遊四海，……做出一首極好的悼亡詩來，……
Dante G. Rossetti 的婦人也是產死的，……

「D先生照這種情形看來，非用手術不可了！」梅女士對我這樣說，把我奔放的胡思亂想的泉水遏斷了。

「那末請密司梅用手術罷！」

「D太太的體氣還算好，然而有時不免要暈去的！」

「這不庸管牠，照密司梅的主意做去好了。」

那時我的預感中，以爲我的婦人必不能倖免于死了。讓梅女士去把活人當做死人醫罷，率性弄牠爽爽氣的死去罷，她的生命中有有限的力，再沒有

繼續的可能了。我們昇了她使她變換位置橫截的睡着；梅女士下了床，拿出手術的用具，我上床去和沈媽看管她的左右兩手。梅女士耀動着殺人的利器了，我不敢伸長頸兒去看，只聽得梅女士用力氣的喘聲，大約已開刀了！我的婦人她要呼喊出的聲音一起放散在肢體中，全沒有喊出；我更不敢看垂死的一刹那，回轉頭來向那床角裏，默咒着：「生，死，……死，生，快快解決！」

「來了，來了，……恭喜D先生，是男孩子……」時辰正十一點鐘。「梅女士說。」

「啊，謝天謝地，我們住在家鄉的太太，聽得了何等快活呀！」沈媽說。

梅女士吩咐我們下床，一同扶着我的婦人復歸原位。我疲乏極了，哭也哭不出來笑也笑不出來，大約我的靈魂已飛向天外去了。我不由自主地橫靠到遙對我的婦人一張床上，兩眼睜不開來，耳都裏隆隆地響着，頭腦中像有

一盤燒熱的白銀齒輪在不絕的旋轉。約略聽得小孩子的哭聲，我想婦人死了，孩子還活着甚麼？非殺死他不可，殺死孩子，是何等悲壯痛快的事呀，比 Jephthah 把他的女兒獻祭還要悲壯痛快呀！……啊，啊，我的婦人死了！她真死了，我們同居了還不滿一年，在這貧困生活的一年中，她陪了我受盡無辜的災難。粗衣淡飯是不消說，她所有的私蓄都被我揮霍去了，她所有的衣物都被我典質去了；她的豐滿的肌膚爲了我一天一天的消瘦，她的活潑的神采爲了我一天一天的暗澹；她這麼委曲地體諒我，這麼深深地熱愛我。到今天我才認識她，我才想始終不變的愛她。可惜來不及了，太晚了。滿身積着罪過的污垢的我，今後怎樣好呢？做悼亡詩嗎？做懺悔錄嗎？只能騙騙人家，總騙不過自己的婦人，啊，後死者……

「D 先生，……D 先生，」梅女士喊我，我從昏迷中驚覺，「D 先生你安睡好了，一切都已舒齊了，我明天再來。」她說了轉身下樓，沈媽替她提了

小皮箱尾隨下去。我的神志還沒清醒，像夢遊病患者似的追下去送她；那時天井裏大雨傾盆而下，一種恐怖的情形，正像洪水氾濫的預兆。我木然站在客室的門口，砰的一聲，——像惡夢中的霹靂——沈媽把大門閣上了進來，她對我說：

「大少爺，時候交過半夜了，你去睡罷！」

我打了一個寒噤，病酒一般的昏迷已醒去了大半。於是蹣跚地上樓，房間裏像平日一樣的闐絕無聲，我的婦人生產的大事也像夢一般醒過來，毫沒有痕跡嗎？她們什麼時候弄得乾淨的？我一點不記得。我走近我的婦人的一張床前，她正怠倦地酣睡着；她的身旁包裹了的赤紅的小孩子也睡得非常安穩。那些低微的呼吸中，告訴我大人也無恙小孩也無恙。我頓時覺得失望了，一切計劃都失敗了；做悼亡詩呀，謀續娶呀，還有什麼呀，一切都不會降臨了。我仰天一想：除非把她們弄死，……我再看她們，她們像死一樣的幽

默着；把損害給她們，她們也沒有能力來復仇了。我審慎了一回，忽然把自己的臉連接批了數下，覺得自己的用心太沒有理由了，太對不住她了。我再審慎一回，前後一想，莫名其妙的自己落下了一場眼淚，

窗外的雨點譟譟地響着，一種空漠而蕭瑟的氣韻包圍我，使我感到異樣的幽涼。我勉強忍住了流不盡的眼淚，到遙對我的婦人的一張床上，想整理了書籍睡下。把那本反閣的“AMIEL'S JOURNAL”拿起來一看，正翻在第一百零八頁。這裏有一段關於眼淚的說述，他的大意說：「……凡人不能

〔61〕

說的也不欲說的，凡人拒絕向着自己懺悔的，——即種種錯雜的願望，祕密的煩惱，抑壓了的悲嘆，窒息了的愁悶，無聲的悔恨，自殺爲是的情緒，隱忍爲是痛苦，迷信的恐怖；曖昧的苦惱，不安的預感，不會實現的夢想，給予理想上的負傷，不滿意的懊惱。徒然的希望，從穴窟的頂上無聲地落下的

水滴一般的在心的一隅徐徐溜下難以檢認的隱微的患病，——凡此內面生命之神祕的運動，告終于動情的一瞬間；這動情自己凝集攏來宿在毛睫間而成眼淚。」我看了這些話，我的眼淚重又流下了；在歧路上徘徊，一切不得解決的問題，都溶解于這鹽分與水分合成的眼淚中了。啊，AMIEL先生！

AMIEL先生！

下層工作

昆吉毅然決然地到南京去了。

他動身的以前，有幾夜沒有睡覺；等到頭兒攔上枕头，就有無數的難題在他的腦髓攪擾，因為他近來浮身在革命的高潮中上上下下，覺得非要換一種新生活不可。他想；革命是人人應該去幹的，在這種機樞急變的時勢裏，不革命不但有流為時代的落伍者的危險，且也失去噉飯的地方了。於是他打定了主意，一直跑到南京去。

他有許多同學和相熟的朋友，都在南京做事；他一到南京，就打算去找

他們——找一條進身之路。他到的那一天，正巧是五卅的二週紀念日，早上從下關下車，把行李寄在一家朋友家裏。遼闊的荒涼的半身不遂的南京，已經像樹木般的遇到初春有種新生的氣象了，良吉雇了一輛洋車東奔西奔，足足上了七八個衙門；在門房裏東等待西等待，計數起來費去全天的光陰，他要會面的朋友，却一個也沒有會到。只好氣悶悶地回到一家朋友的家裏，暫且住宿下去。

第二天，拿了一本小日記簿出門，重又去找人了，他坐在洋車上，一頭走一頭翻開小日記簿來看，照預定的路程，順次到昨天未到的幾個衙門裏去。走了半天，走到省政府，找得他的一個朋友了。

在會客室裏，良吉坐了客位，主位上坐的就是他的朋友殿之，他們倆在規規矩矩地應對，活像有公事接洽樣子；殿之用很響亮的說話發向：

「老良，你到南京來可有甚裏事？」

「沒有事，想找一點事情做做！」

「像你那樣的浪漫大家，配做甚事呢？」

「我不浪漫的……」

「你幾時來的？」

「昨天……啊，找了一天的人，一個都沒有會見。」

「他們忙呀，在這兒有許多人但聞其名而不見其人的。」

「你有沒有辦法弄個位置？」

「這一時很難，等幾天再說；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事情總容易找的，況且你有許多熟人在這兒。」

「我也並不急急……」

「那末好了，我們一同到外面去玩一下罷！」

「到甚麼地方？」

「莫愁湖。」

「好的！」

他們倆雇了一輛馬車，一同出城去，沿路遇見許多武裝的青年人，良吉心想也去嘗嘗軍隊中的味道，穿起了武裝，多麼威風，說到轉換生活，要是有一來才有意義呢！他正在這樣想，殿之間他：

「老良，你看南京怎模樣？」

「沒有甚麼。」

「比以前什麼？」

「那是新得多了！」

「新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你看，破牆壁上都塗了油漆，寫上流行的文章了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車子在莫愁湖畔停下，他們倆踱進去，到鬱金堂，勝棋樓，又折回到會公閣，瞻仰了一轉回，重又到鬱金堂的西廂裏，對坐到靠窗的一桌上喝茶，良吉在這廂房的四週張望了一陣，對殿之說：

「這裏還是南京的舊傢伙？」

「什麼叫舊傢伙？」

「要是壁上的打油詩都變成政綱條例，掛的字畫都變成口號標語遺像遺囑，那末可算新傢伙了。」

「這個容易的。」

「原說不費事的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臨窗一片湖水，遠處隆起了幾堆山峯，鳥兒在湖面上翻翔，滿湖鋪着高

下相等的嫩荷葉。在薄靄的空闊中，似乎有甚麼東西在引誘良吉；他靠在窗檻上出神了，殿之對他望了好久，他沒有覺得。

「盧家少婦號莫愁。」良吉曼吟着這句詩。

「不是少婦，是少女呢！」殿之插了這句話。良吉才回頭來看殿之。

「不管她是少婦是少女，這種人總是合人脾胃的。」

「怕不是真有其人的罷！」

「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不過既經有了這個芳名，想必有這人的。」

「古詩裏歌頌的有兩三個莫愁呢，這樣一個莫愁知究竟是那一朝的？」

「這種推想未免乏味，我們都沒有親眼看見過莫愁，怎會明白她的底細呢？」

「今天你又可以做首詩了。」

「不做，我現在和詩的緣分甚淺！」

「那未免要減少你的浪漫色彩了。」

「我本來不浪漫的，這是人家和我打趣的話呀。」

「原來這樣的。」

天色晚了，他們倆走出門來散步過去，逢到湖邊的那個建國烈士墓，他們便意無意地踱進去，陽光藏匿在地底了，野曠的陰沈之氣，都攢聚在這個墓道裏，幾株稀樺樺的樹木中間，有些英魂躲藏着，在沙沙地作出怪響。他們沿着草徑走進，直到墓前，良吉就跪到墓下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。殿之聲問他，他也不答，又百般安慰他，他也不聽。隔了好久辰光，他才直起腰來，揩着眼淚和殿之一同回出去。

「啊老良，你畢竟有些浪漫的。」

「不，不，若是我在莫愁的像前哭泣，我也該承認你的話。」

「那末你無緣無故地……」

「老實對你說，我這回來想進軍隊，預備做烈士呀！」

「那我當然不知道你的所以然了。」

這時天色墨黑了，他們找得那輛馬車，便悽然不樂地回去。

過了半個月光景，良吉還是住朋友的家裏，有一天晚上，他覺得氣悶極了，一個人走到秀山公園裏去散散心。他沿着曲折的幽徑緩步而行，來來往往的青年男女，成對成羣地噴笑着！不消說在他們的服裝上都可看出革命的類頭，就是他們的表情吐露之間，也滿裝着革命的熱氣。他自想身世。覺得自愧形穢，不配和他們一起混去。便找得樹蔭下的一角坐下，喊了一壺茶，一個人自斟自喝。不一刻，殿之迎上前來和他招呼，他便接待殿之一同坐下；殿之把草帽塞在藤桌子的中空，舒舒齊齊的問他：

「這幾天什麼樣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走來走去摸不到頭路，差不多變成一隻喪家之狗了！」

「那一個不是喪家之狗呢？」

「說起來好笑，我到了南京，據十幾天的經驗告訴我，我曉得南京城是一個大喪居；各個衙門都是治喪處。遺像遺囑不消說是帶點喪味的，那些挽聯祭幛式的標語滿張在祠堂的壁間和柱上，尤其顯出喪家的樣子。並且那般辦事人員，胸膛上飄着緞帶，像沒有頭的蒼蠅忙得東西也辨不分明，這些人可不是像喪家的執事人員……？我也來湊個熱鬧，做喪家之狗……！」

「哈哈，你糟塌革命的尊嚴了。」

隨後他們談了些無關緊要的話，大家就分別了。良吉一路回去，心想此番到南京來，要想正直地做翻事業，要拋棄一切的奢望和虛榮，腳踏實地做去。然而來了半個多月，還沒有得到適當的工作，如何好呢？月光覆在他的頭頂上。替他分出個影子來伴他走路，淒黯的市街，和鄉僻的阡陌差不多沉

寂而帶死氣的。在這慘淡的夜行時分，他握緊了兩拳，振起精神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回不得家鄉，見不得爹娘，去幹，去幹！」他連接說了幾遍，不覺得已臨到借宿的朋友家的門前了。

這是誰家一所華屋呀，門前有高大的照壁，跨進門去，穿過庭心，就有一所大廳堂。大約是軍閥走狗的逆產！廳堂上有二三十個衣衫襤褸的人？有的席地而坐，有的忙碌地走着；居中放着幾隻裝美孚油洋鐵桶，桶裏有飯有菜，他們正在爭先恐後地弄飯吃。這二三十人的中間，艮吉衣裝楚楚地端坐着，他向外凝望了一下，就起身走出去，一忽兒拉了殿之的手進來，他們倆沒有跨進門限，就停立在門外的階石上。

「你是否接到我的信來的？」艮吉問殿之說。

「是的，是的……」殿之一頭說，一頭注視廳堂中的一羣襁褓者。

「這裏坐的地方都沒有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……這裏是甚麼？」

「你猜猜看？」

「你在這兒幹甚麼？」殿之間了一聲發射驚異的眼光，四周看了一看，不由得笑起來，接下一「究竟幹甚麼」

「很平常的，我在這裏做新同志，我現在抱定宗旨，從這種下層工作做起！」

「甚麼一種下層工作？」

「你看，」良吉說着就走到庭心的角裏，拉出一面三角的招募新兵的白旗給殿之看。「就是這種下層工作！」他說了便苦笑了一陣，回到殿之的旁邊站着，殿之也勉強笑着說：

「這種是浪漫的下層工作！」

「不，不……」

「我始終是認你是浪漫的人物！」

「不，不，你看我從此以後還得浪漫嗎？」

「你一個大學教授真做這種工作，未免大才小用了！」

「不做下層工作，不配革命呀！」良吉說了，皺着眉頭對殿之笑個不休，

這笑聲裏似乎帶着些哭意；殿之覺得一陣心酸，便辭別他走出來，在路上悵悵地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革命，革掉他的命了！」

離家

M有六七年不回家鄉了，離家以後，飄泊的苦難把他鍛鍊得異樣地無情；他的頭腦裏怕早就沒有家字的存在了。這回北伐軍克復長江下遊，他跟隨軍隊，一路前進。他在軍隊裏充當一個校官階級的政治工作人員，軍隊到了上海以後，他被派到四鄉去宣傳：一天到晚，忙于奔波，雖則他的家鄉離開上海不遠，但他的頭腦裏似乎依舊不曾浮過一個家字。有一天，他從一個小車站下了火車，眼前躺着一條廣道，兩傍楊柳，長得嫩青青地對人裝出一種媚戀的搖曳。他如同酣夢一般的，不知不覺地向廣道上走去；漸漸走到一

條石橋了，橋旁有一家草蓋的茶寮，他看了看不留神地再走過去；他覺察出後面有一羣人在議論他。他站了回頭一望，像從夢裏醒過來，自己驚訝地想——爲甚麼走上到故鄉的路呀！

一羣人——不過五六個人，迎面上來，他對他們點了點頭，他們也站住了。他們放射出不同的視線，向他的全身上下，估量揶揄。他的不慣和故鄉人說話的心情，仍沒有十分改變，所以不能馬上和他們親暱起來。

「M，M你許久不歸家了，你在做營長？還是排長？」一個人發問。

「不，不，不是營長，也不是排長。」他說了才想到自己身上穿的武裝。

「那末做甚麼？」

「在政治部裏做……」

「比營長還高呀，你看背着皮帶綁着皮腿的。」又一個人輕輕的對自己道

伴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的母親當你死在外鄉了。」又一個人說。

「嚇。嚇……」他心底裏一縷辛酸，榨壓出這一聲苦笑。

索性回家去罷——他這樣打定了主意，轉身走的時候，這一羣中起初不話的一個長面獠牙的人，到了這時批了批嘴說：

「甚麼革命軍，那完全是共產黨呀！」這人說了後，大踱步的向那茶寮走去；一羣人哈哈地笑了一陣，便也散開。

如同出了家還俗的M，在路上蹣跚地走去，心裏瀰漫着一層捉摸不定的煩悶。他處在同鄉人厭惡他和他厭惡同鄉人的相等情調之間，可以發見他素日不把家放在心上的經故；這與其說是他忘記了家，毋寧說是家忘記了他呢！他一步一步的上前走去，遠處隱約的粉牆，映在他的眼膜裏；他和家的距離愈加近了。他心底裏的氣悶直衝上來，使他眼前昏暗，辨不明白自己在做

什麼勾當！

誰教我回家呢？——他心裏雖是這樣懊惱着，但一雙腳儘管不放鬆地走上前去終于他走到家裏了。

M的家，遺棄在那個小市鎮梢頭；冷落的門庭裏一個母親一個弟弟，也像被人們遺棄了似的，在貧苦中煎熬着，十年前M的父親生在時，家還算小康；自從父親一死，頓時衰落起來。尤其中間爲了一件遠近聞名的M的賴婚案，把父親所有的遺產一起變賣了去解決的。家的貧苦和M的離家，都直接和賴婚案有關係的；就是鄉人討厭M和M討厭鄉人，未始不和賴婚案有關係的。還有M母子間的不和睦，也是起因于這個問題的。這件事簡單說起來：就是M不願意和幼時聘定的那家的女子結婚，要解除婚約，官場上和私地裏，吃盡苦頭。雖則達到了目的，但是家化去了不少的金錢，M喪失一個做人

的體面。

M離家以後，他的母親雖時常思念兒子；然有時被鄰里親戚譏笑嘲弄得無可奈何時，他也不住的咒咀兒子。家用一天一天的貧乏起來，推原其故，也是由兒子弄糟的。恥辱和傲岸逼得她神經變態了，她對兒子如同仇敵，偶一提起心火上衝；再不願人家說M是他兒子。

M回家裏了，二三個鄰人跟着進他的家來。

他的弟弟，大約有十一二歲了，聽說這就他的哥哥，癡望着他。因為平時慣聽得母親說哥哥的壞話，不敢去親近他。

「呀，弟弟，你長得這樣大了！」他撫着弟弟的頭顱說，他的弟弟低倒了頭默不聲響，在弄自己的衣紐，他接下問：

「姆媽呢？」

「在裏邊！」他的弟弟陌生地望了他一眼，吐出一聲抖顫的回答，飛奔地

向內進去了。

M 僵促地在這滿堆着塵埃的廳堂上站了一歇，不由自主穿到天井裏去。這時他的母親——像上了年紀的母親，坐在內室的門限上揀青菜；他的弟弟扭着母親的肩兒說：

「來了！」

M 向母親卑順地招呼了一聲，他的母親兩眼裏滿裝着水分似的望着他說：

「你真回來了……」說話沒有停，她的眼淚已流滾下來。接着說：「什麼你又當起兵來，……好鐵不打釘，咳！你做了這套把戲回來，來逼死我嗎？我夠受人家的嘲罵了。」

他找不出回話來，轉了方向，抬起頭來在偷流着眼淚。他的弟弟又扭着母親的肩兒，低聲說：

「姆媽，不是做兵呀，做的軍官呀！」

他的母親又望了望他，果然發見他的服裝不是普通小兵的服裝；她的垂老的枯寂的心裏，覺得寬暢了一些。鄰近的人們，都擠進這狹小的天井裏來探望M了。他裝做沒有事的樣子，對他們勉強的點頭的點頭，招呼的招呼；這套免不掉的應酬，恰好把他的落漠打斷了。他看見這些人中有幾個穿着長衫的體面人物；他覺得不好意思叫他們站在天井裏，便去開了廂房的門，接待進去。四個長衫客人，把方檯滿堆着的灰塵，用自己的手撈了去坐上。那些小孩，女人，短衣男子排塞在門口，似乎要想進來而又不好意思進來的樣子。不善應酬的M，無從安排他們，對長衫客人望望，又對站在門口的那些人望望，感到異樣的不安。長衫客人中一個有小鬍鬚的是M的族叔；他撫着鬍鬚，對M相視了一陣問道：

「革命軍不全是共產黨嗎？」

「不，不……」他回答。

「噢，到底M君明白底細的，我們至今不曾弄清爽那面是共產黨那面是革命軍？」坐在他的族叔的近旁一位說。

「你在那一軍裏？」戴銅盆帽的一個人說。

「我在××軍。」

「此地新來的縣知事，也是××軍委出來的呀！」穿綢質長衫的人對剛才發問的一人說。

「亂世時候，高昇起來很快的，望你去做任知縣官，讓我也到任去闊一下子！」他的族叔說。

「M君怕比知縣官還高罷！你看，在這裏來過的那個營長，還沒有穿皮綢腿呢！」穿綢質長衫的人說。

「你究竟在××軍裏當甚麼？」他的族叔問。

「在政治部裏！」

「政治部嗎？這裏的縣知事是政治部裏派來的呀！」戴銅盆帽的那個人說。

「是的呀，政治部裏可以派人做縣知事，那M君比縣知事高了！」坐在他的族叔的近旁的一位說。

.....

他們夾夾雜雜談了些類似上面的半文明的話，各各懷着對M神祕不可揣擬的神情告別出去。門口排塞着一羣，也就散開。在M雖不覺得自己增了多麼高的身價。那四張久經關閉在廂房裏的方櫥，一旦委屈了紳士先生們臀部的光顧，却覺得榮幸非凡的了。天井裏還留着四五個鄰人，一個抱着嬰孩的中年婦人對M的母親說：

「嫂嫂，你不要揀菜了，兒子高發了，你不高興嗎？」

「呀，你不要來笑我，……」M的母親一頭揀菜一頭說。

「真的，高發了，剛才坐在廂房里的胡董事說，比知縣官還高呀！」那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說。

「不希罕，不希罕，配他這樣子的人嗎！」M的母親說。

「嬌嬌還不相信呢；你看他的金徽章和皮背帶皮綑腿，就可以曉得他是軍官呀？」一個M堂房兄弟的說。

「唔，唔……那個曉得他呀？」M的母親還在揀菜。

M站在旁邊，默看他的母親的容顏發呆。像曾在油鍋裏煎熬過的刻着憂患的皺紋的她的容顏，依舊隱藏着昔時的慈愛；只是被一層世態的薄暗遮瞞了些，不能和M的失去了的純潔的童真輝映。母子間一種不快意的纏繞在深深地攪擾，M對他的母親雖然無意識地悔恨着，但多分怪母親不能諒解他。母親對M當爲由運命拉攏來的敵人，成見互在她的胸中，使她不容易再喚起

親子之愛。M的弟弟還在扭母親的肩，帶着哭臉咕嚕地說：

「姆媽……我要跟哥哥……去做革命軍。」

「去做呀……讓姆媽一個人死在家裏！」他的母親推開了他憤恨地說，他的弟弟放聲哭起來了。這一場沒趣，把留連在天井裏的幾個鄰人，不留痕跡地驅逐了出去。只賸M的堂房兄弟一個人，癡呆地對M出神，他審慎了一回，終於停住了呼吸迎上前去，低聲對M說：

「M哥，請你給我在軍隊裏找一件事，當夫役也好，當小兵也好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……」

「那末我等着呢！」

這些話給M的弟弟聽得了，他望着哥哥等待後文似的，自己把哭聲止住了。他的母親把青菜收拾到筐子裏，站起來，帶着餘怒對M的弟弟說：

「你要吃飯嗎？快來燒火！」他的弟弟敏捷地跟了母親進內室去。M一個

人在天井裏踱步，皮鞋的聲音，開闢地衝破了墳墓般的幽寂。他把頭腦裏紛亂的神思，整理了一下；覺得母親變了本色的惱怒，和弟弟磨折遺餘的天真，這二種印象刺在他的心上，他感到剜心的痛楚；眼淚倒流到肚子裏，找不出方法來安慰母弟，或安慰自己。他用力地鎮靜下去，想到這回回家，預先不曾打算過的，糊裏糊塗病酒一般的溜到家裏，討了一場煩惱。被生活經驗所左右的不和自己投機的母親，難怪她動用這們男性的殘酷來對自己，自己對家，也不能不把牠當做機械的曾經在這裏生長過的一所柵欄；有甚麼可以留連？他這樣的推想上去，對家越發厭倦了。

他的弟弟害羞地出來招呼他說：

「哥哥，叫你吃飯！」

M對他的弟弟，大約血統裏存有共鳴的素質，所以抱着萬分的同情；教養在這種悲慘的環境裏，他的那種活躍的小心情，自然一起受了束縛；他這

一聲慘淡的招呼，夠使M觸目驚心了！

內室裏零亂的什器，M雖則從小看慣了的；但那些略有殘缺的桌子椅子上，總像有隱隱的和以前不同的標記；而且這些什器對M的冷淡，比人情還利害。他和母弟在小桌子上吃飯，飯粒也異樣的乾燥，粗硬，咽不下喉嚨去。勉強嚼完了一碗，覺得家這樣的冰冷沒有生氣，使他對家的厭倦一轉而為懷疑了。

他等候母親把食具收拾完了，便拿了軍帽，告別母親說：

「媽媽，我要回到軍部去了！」

「軍部去嗎，在甚麼地方！」他的母親靠在門柱上，兩手緊握自己的衣角說。

「在上海……」

「哦，有的人說你在廣東鎗斃了。」他的母親說。

「那是李四先生說的，他從申報上看來的。」他的弟弟插了一句。

M記起了：李四先生就是剛才長衫客人中戴着銅盆帽的一位，——這傢伙，土豪劣紳，賴婚案被他挑撥攪纏？弄得家裏化了一筆錢，唉！他這樣一想，不由得燃上了他的久已熄滅的心火，但一轉念他又激出了一種諷刺的傲慢，他說：

「李四先生嗎？望我死的那般人，今天來看我，甚麼用意？」

「呀，難爲他們光顧，從你離家以後，這般渾蛋的嘲弄我真受夠了。」他的母親說了，眼淚直滾下來；他的弟弟漸漸親近他，在瑟縮地弄他腰間的皮帶。

沈默了一回，他的母親又說：

「今天略，他們一個個走進我的門裏來。平時呢，走過門前睬都不睬。就是有時來，也不過說幾句不好聽的話：說你入了共產黨要來抄家了；說你

死了；說你當兵去了；說你在販賣鴉片烟；說你在做流氓……你想，我如何忍受得過！

「做母親的，別的一樣不希罕。只望你下次回來，帶一筆錢回來，恢復了父親在時的家況，替我爭一口氣。」

「別的都是假的，只要帶一筆錢回來……」他的母親嘮嘮叨叨地說了一番，他吱唔地似是而非的回答了。隨後他懷着一腔人世複雜的悲痛，和他的母親決別出去。

他的母親和他弟弟，送他走出廳堂；天良釘在她們倆的心上，母親和幼子心事雖則不同，却一樣的在描想M的落漠面流淚。

M跨出家的門限，向沿着市河的一條小路上走去。經過廣福寺。裏面木魚的聲音，還是敲得像六七年前那樣的響亮；只是寺牆上滿貼着許多革命的

標語。他從殺雞灣兜過去，一所埋在土脊裏的耶穌教堂，還是聳着牠的舊時的塔尖；上面揭着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幟，多少有些新的氣象了。由耶穌教堂轉灣，就是那條到火車站的廣道了。夕陽把曠野鍍了一層希薄的黃金色，晚風從柳絲裏噓吐出來，愈使M的心情上蒙了一層沈迷。

弄一筆錢回來，……錢是必要的，爲母親爭氣，……兒子的義務，……殺土豪劣紳！……母親不要我回家了？……唯一的條件要帶一筆錢回來！……有了錢再回來……錢是甚麼東西？錢和我沒有緣分的！……怕今生今世不能回來了！——M在廣道上一頭走一頭想：這些問題盤旋在他胸坎裏，像有無數的樁子在緊緊的擠壓進去，簡直把他的胸坎弄得拼裂了，對面昏沈沈地，像排布着母親，弟弟，李四先生，胡董事，族叔，堂房兄弟等等的面影；笑，哭，觀望，嘲諷，諂媚種種不一樣的情態，在他的眼前游盪；他像害着一種醫書上尙未載明的熱病。

「沒有帶衛兵。……怕不是好差役罷！」這一縷聲音送到他的耳朵裏，他認真一看，石橋到了，那茶寮的門前站着一個長面獠牙的人，在對他作猙獰的探視。他振起會訓練過的步踏，挺了胸膛——一切都忘記了——向前走進。在這再生的氣態裏，明明顯示他開始第二次杳無歸期的離家。

爲小小者

F的妻出走了一刻辰光了，沒有把一週歲半的孩子帶了同走。

一間舊式房間裏，除了桌子上亂堆着幾本觸眼的新洋書外，其他什器沒一樣不帶有幾世紀以前的傲慢的色澤。靠近裏面，安置着一張沒有帳子的爛鐵牀。孩子站在褥墊上，舉起他的小手，指點母親走出的那個房門；不休的在惱哭着。他的小小的腳踵支持不牢，顛到褥墊上，又複笨拙地用力站起，經過二三次這樣的顛而復起，他的呼吸急促起來，他的哭聲拉長像甚是悽苦

的樣子。正坐在離床一丈多遠的那張破藤椅上，木然如醉的神經，被孩子督促得驚醒了。他望了望孩子，忽的心中絞漉了一陣辛酸，使他不自主的走到床前去；他把身體蹲得矮矮的恰好和孩子面對面，

「我的乖乖，你不要哭呀，爹爹去拿餅乾來咯！」

他說了，摸出手帕給孩子揩去眼淚；孩子忙的搖着頭拂着手，用薄弱之力來阻止他。他索性把孩子抱了起來，孩子的全身在他的懷抱裏，不住的蜷縮了又挺直；並且用小手的指尖，爬撮他的夠不上做父親程度的面龐；使他的腕力鬆酥起來，不能不交還孩子的自由。他帶些憤恨，把孩子安頓在褥墊上；自己兩手又在腰間，直挺挺站住了看他一個究竟！孩子坐得不自然的，他的小臉仰向，一滴一滴透明的清水珠兒，從一雙小眼縫裏流淌了出來，掛在紅漲的臉上；他的小嘴吧張得大大的，在嚙出被喉嚨緊壓過的哭聲，一雙小拳交替地在揩拂臉上的眼淚。他看了這副神情，那些抑止不住的憤恨，惘

然地向着單調的哭聲中淡化了去。

丑像不願理會孩子似的歸坐到那張破藤椅上，天氣已交初冬了，他在把自己的掌和掌緊握着抵禦冷氣。側轉了頭兒外望，近窗繫着一絲的蛛絲，從高處徐徐垂下，又復悄悄地收弔上去；那種不落實際的情韻，和他心兒上所籠着的一種氣味相差不遠。過了一歇，他回望孩子，那個孩子不知幾時伏在枕子上的，在咻咻地作鼻管中的暗泣，默示出要睡的樣子。他站起身來，走到床前去，孩子看見了他的影兒追襲上去，不由得滾轉了身又響出哭聲來了。

——這是個問題，妻出走了，這孩子如何處置？

他這樣一想，踱了幾步也未找出解答；忽然像已領悟的樣子，從床底下拖出一隻網籃來，在幾個洋鐵罐頭裏尋出了三四片餅乾，殷勤地拿去喂給孩子；孩子撐坐起來，搖搖小手，表示不需要這個；他強制的塞進他的小嘴

吧，孩子不但沒有接受，並且讓轉身去繼續哭着。他心裏又生氣了，把餅乾望桌子上擲；抬起頭來凝望，天面上那些水漬的紋路，像在蠕蠕地蠕動。

——僱個老媽子來養他？送他到親戚家裏？

他雖則這樣想，覺得這些方法還未妥善。

——假如不生這孩子，何等爽快……這小小者，討厭……無異一個贅瘤，弄得全身有聯帶的不安……有這小小者，不得輕鬆的動作了……

薄暗從窗上浸透過來，把天面上的水漬塗抹得模糊了。他移動了僵笨的身子，低看床上；孩子不作聲的匍匐着，睜出和貓一樣的一對小眼兒，在向四圍張探。歡喜做試驗工夫的丑，偷偷的上前把孩子抱了起來，孩子也像情願願的投入他的溫存的懷抱了。於是他露出得意的笑容來交給孩子，然而孩子在他懷抱中却不住的用力把身體振盪，向外傾出去；他伸出小手指點房門，吐出呃呃的聲音，苦苦掙扎着，他的腕彎的力覺告訴他，要走出那個房

門；他不由自主的抱了他走到門口，天光有點黑了，又退縮回來。孩子紐轉身來依舊指點門口，把身體向外傾出。他用力托住孩子的背，警戒他說：

「去不得，去不得……夜了，去不得！」

孩子把兩手捉住他的衣領，憤怒的拉了一拉，放聲哭了起來。這時他覺察孩子投入他的懷抱，不是誠心的，不過利用他的抱做工具，求達他的某種目的；假使孩子長大到能夠自由行走了，他會告起奮勇一直走出門去，不屑有他的一抱了。他想到這裏怒視孩子說：

「你要找媽媽嗎？」

「姆……媽……姆……媽」

孩子隨的應接着叫了幾聲，重又哭泣起來；他不耐煩地把孩子再安頓到褥墊上去。

室中漸漸的昏沈起來，孩子的哭聲越發響得急了，把他的皮鞋的踱步聲

都掩蓋住了。他停止，在桌上摸得一枝洋燭，燃上了光，裝到那張靠牀的矮几上。他坐上牀沿，孩子拉住他的衣裳，爬起來偎靠在他的肩旁，哭聲已漸低弱了。他心神不接的撫慰孩子，在這茫漠的情調之中，孩子凝着兩眼，釘到他的臉上，似乎要說說不出的在對他說：

「任憑在你和母親間，那些惡劣的空氣擺布不散；母親總是我的……你把母親交還給我罷！」

瓦木然不動，像已理會了這孩子未說的話。

——妻這回出走，不希望她再回來。如果不回來，我馬上可以踏到新生的道路……這半身不遂的家庭，可以割淨了。精神物質兩沒有羈絆我了。走路無論走得多麼遠，也不要緊了；做事無論做得多麼險，也不妨事了……單身插進這濃林密樹一般的社會裏去，穿往穿來的騷動着也好；平平靜靜的伏匿着也好；追求女人去得意得意也好；專心求學去度僧侶一般的枯寂生涯也

好……還有……

他這樣的描想下去，精神上起了催眠的狀態，恍恍惚惚的離開床沿。孩子又哭了起來，他遲鈍地轉念作別樣的着想：

——如果她真不回來了，教這小小者怎麼樣……僱老媽嗎？也要托人去張羅，煞費周折，不能立刻辦到。送他到親戚那兒去嗎？作客在數千里以外的異鄉，那裏找得出親戚！

燭光像比前亮了一些，時候大約不早了。孩子還在床上哭泣，聲氣拉長得異樣可憐；把小指頭啣在嘴角裏，做出嚙嚙嚙的沙聲怪氣，像在惱飢了。他瞧看孩子：

——每天垂暮的時分，母親把粥粒煮好，到這時候要給他吃了。

這樣一想，他毫不遲疑地把桌上碎了的幾片餅乾，遞給他，他居然握在小掌裏慢慢的送到嘴吧裏去。孩子默默的嚼着，難得這房間裏沉靜了好一

歇，他的緊壓的心情也寬舒了一些。

呃呃的聲音又放了出來。孩子又像在惱飢了。

「沒有了嗎？等一忽讓爹爹去拿來。」他這末一說，孩子，皇然地哭了起來。他無意識地把網籃裏的洋鐵罐頭倒翻了一陣，些微沒有得到。他手裏捏了洋燭，向室內的四周望了一望，也望不出糧食來。孩子哭聲的尖端，怪異地刺在他的心兒上；他氣悶極了，站在孩子面前頓了頓足示威，孩子把小手的拳兒扼擦眼睛。果然把哭聲放低下了。他不留神的面湧出一陣苦笑問他說：

「你要吃東西呢？還是要媽媽？」

「媽媽……媽媽……」孩子又應接着慢滔滔的吐出這悽其的聲音來，他把洋燭仍舊放在几上，退身坐到籐椅上去，想說：

——你這小小者，你這個贅瘤呀！

他氣憤中帶些輕視的樣子，不去理會孩子了；把手掌支托了太陽斜靠着，兀自耽於牛角尖裏的空想。孩子的哭聲更加鬧了，一陣一陣地逼得他燃起了旺烈的心火；他挺起了腰看去，在燭火瑩瑩之下，孩子翻來覆去，把房間裏的天下，造反得簡直不成體統。

——你必需你的母親嗎？反革命！反革命！殺死了你，看你什麼樣？

他咬緊了牙齒，向孩子憤憤的想要說出，孩子像已顧慮到災殃來降的樣子，翻伏着身子，哭得變了哀哀的。

——殺死你嗎？這一翻驚天動地的舉動，倒也困難，教我怎麼樣下手……他低下頭：儘管這樣的想下，但多分又轉想到眼前怎樣平靜這孩子的騷擾；想來想去總不得一個好的方法。他夢遊病一般的站起來，走到床前，當孩子已經死了的樣子察看着；孩子不但不住哭聲，且滾在床上，把平鋪的褥氈攪得皺攏了；一宗酸臭的氣味騰上來糞便，尿便，已經狼藉地蹭踢糊塗

了，他皺蹙了眉頭想：

——這牀不能睡人了。

孩子翻蹶地哀哭，全身的力量，一起從喉嚨裏逃了出來。他移了燭光，仔細的再去看，孩子滿面淚流，頭髮裏的汗珠也在流淌。他的心不由得垂盪了一下。舉起燭光來，回向室中一看，眼前一陣昏黃，那些什器都在顛起撲倒的，傾斜欹側的，在製造未來派的繪畫。

——再不能躊躇了，爲小小者，趕快去找她回來！

桌子，椅子……長的，短的，方的，圓的，歪的，整的，高的，扁的一切什器：伸出瘦長的脚，肥矮的脚，其他爪膜式的脚；張開豬一般的，蛇一般的，老龍一般的，其他蝦蟆一般的奇突的嘴吧；這樣嘈雜地向他襲擾着。

——找她回來，再做孩子的母，再做自己的妻嗎？

他遲疑不決的等待了一忽，那些變態的什器，不放鬆的環圍着；他像有

亂箭紛紛的向他投擲，他神經錯亂得更利害了。

——去吧，去吧……爲小小者！

他堅決定了，一手執捏洋燭，一手辯住孩子。孩子收拾起賸餘的抵抗力，蜷縮在他的腕彎裏，只是拖聲帶氣的，響出最低限度的哭聲。

他這樣的，惘然走出房門，響繞過去走出大門，西風把燭光熄滅了。爲小小者，他被驅策着，不得不向昏黑的暗夜裏走去。

